

明万历壬辰之役“借兵暹罗”发覆^{*}

周 郢

一、程鹏起《灵岩寺诗碑》

当日本侵略朝鲜的“壬辰之役”（1592）爆发后，明朝政府提出征用暹罗国（今泰国）兵进击日本本土的战略，即“借兵暹罗”。关于此事较早的记载，出现在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于慎行《谷山笔麈》及萧彦《制府疏草》中。^①近年来，学人对这一体现亚洲各国与“壬辰之役”产生联动的特殊事件充分关注，如郑洁西较为详尽地探讨了这一议案自提出、反响、实施到最后终结的前后历程。^②木村可奈子追溯明暹两国关系，考察了“借兵暹罗”的廷议始末，提出暹罗贡使向明朝提出助兵攻日之议，系由明兵部尚书石星一手策划。^③通过中外史家的不懈努力，“借兵暹罗”的历史真相，正渐次被发覆揭微。

《万历野获编》和《谷山笔麈》虽明确记录首建借兵之议者为“布衣”程鹏起（一作程鹏举），但对于其人生平经历及其在借兵案的具体活动语焉不详。当代学人对此亦未能取得进展，致使此一议案关键人物的形象仍然扑朔迷离。笔者据泰山石刻著录线索，^④在泰山灵岩寺中寻获一方碑石（以下统称《灵岩寺诗碑》），所载内容与此次“借兵暹罗”案有密切关系。

《灵岩寺诗碑》碑高 45.5cm、宽 118.5cm、厚 22.3cm，立于寺内般舟殿西侧碑台上，碑文收录明代邹元标、王穉登、邢侗、杨道宾、叶向高、黄克缵、徐梦麟、陆梦履、江湛然、刘亮采、刘敕与程鹏起赠答诗，共 12 题 15 首，由程鹏起用草体书刻于一碣。题书碑刻的程鹏起，正

* 本文系 2014 年上海曙光计划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 17《兵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368 页；于慎行：《谷山笔麈》卷 11《筹边》，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123 页；萧彦：《制府疏草》卷下《夷心难测借兵宜慎疏》，《丛书集成初编》第 910 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30—33 页。

② 郑洁西：《“壬辰之役”明朝“借兵暹罗”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人文学院，2006 年，第 1—15 页（下同）；《壬辰倭乱明朝“借兵暹罗”议案考》，《中日战略互信与合作》，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137 页；《16 世纪末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战争与整个亚洲世界的联动》，《海洋史研究》2012 年第 3 辑，第 124—140 页。

③ 木村可奈子：《明の對外政策と冊封關係——倭寇朝鮮役における借暹羅兵論を手掛かりに》，《东洋学报》第 92 卷第 3 号，2010 年 12 月，第 29—58 页。

④ 张用衡：《泰山石刻全解》，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15 年，第 926—927 页。此书节录有程鹏起《灵岩寺诗碑》片段。另《泰山石刻》刊有程鹏起灵岩寺可公床题记图片（袁明英主编，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 8 册，第 2557 页），但以上两书中均未对程鹏起其人其事加以说明。

是“借兵暹罗”案的首议者。今以《灵岩寺诗碑》为中心，结合其他文献，对程鹏起与“借兵暹罗”之议作一考证。

二、程鹏起与“借兵暹罗”议

（一）名字、籍贯与出身

关于首建“借兵暹罗”议者之名，史籍上有不同说法：《万历野获编》记其名为“程鹏起”，而《谷山笔麈》及《国榷》、《明史纪事本末》则记其为“程鹏举”。^①何者为是，难以遽定。而在《灵岩寺诗碑》中，最后一首明确属名“相如程鹏起”，据此可知借兵之议主人公的真实姓名。

相对于程鹏起之名的确认，查明其字“相如”更为关键。因为在明人别集中，有大量关涉“程相如”的文字。在《灵岩寺诗碑》发现之前，尚并不知两者的关联，现“相如程鹏起”五字将之连成一线，证实为一人。^②这一联系，遂使神秘人物的生平，渐次浮现于世人面前。

关于程鹏起身份，有学人推测“他很可能是临时充当通事的两广人物”。^③但今发现的大量文献，却均将程氏乡贯指向徽州。曹学佺有诗题《新都程相如入闽投诗赋答》，^④徐渤《徐氏家藏书目》程鹏起下注：“字相如，新都人。参戎。”^⑤《滕王阁续集》有“新都程鹏起”。^⑥《铅书》程鹏起诗下注：“新都人，字相如。”^⑦“新都”当即程鹏起乡贯。惟此新都，非四川新都县，^⑧而是徽州古名（汉末于徽州曾置新都郡）。那程鹏起为徽州何处人呢？明天启《休宁名族志》载：“程鹏起，草市人。游击。”^⑨又康熙《休宁县志·选举》有：“程鹏起，字相如，草市人。任广西桂林卫把总。”^⑩草市为徽州府休宁县辖村（今属黄山市屯溪区屯光镇），可知程鹏起为徽州府休宁县人。

徽州程氏的族史，可追溯至晋新安太守程元谭，南陈名将程灵洗之后支派众多，《休宁名族志》载灵洗21世孙程赵，于宋崇宁间迁休宁东南45里之草市，至程鹏起为36世。^⑪程鹏起虽

① 谈迁《国榷》卷76，万历二十年八月甲午：“布衣程鹏举请发暹罗兵。”（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680页）按此下即引于慎行《谷山笔麈》之文，则《国榷》即本于此书。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62《援朝鲜》记文与《国榷》同，或系出一源。（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964页）

② 程鹏起字相如之证除见诗碑外，苏之轼《奕藪棋经注》卷首收有一诗，题款曰：“相如程鹏起书于新安郡斋”。（《续修四库全书》第109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1页）又曹嗣轩《休宁名族志》卷1载：“鹏起，号相如。”（合肥：黄山书社，2007年，第92页）足可印证。

③ 郑洁西：《“壬辰之役”明朝“借兵暹罗”之研究》，第15页。

④ 曹学佺：《新都程相如入闽投诗赋答》，《曹学佺诗文集》上册，香港：香港文学报出版公司，2013年，第674页。

⑤ 徐渤：《徐氏家藏书目》卷7《文集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87页。

⑥ 李嗣京：《滕王阁续集》卷11《七言律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集部，第370册，第759页。

⑦ 笪继良：《铅书》卷5《文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167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531页。

⑧ 袁之倬等编：《滕王阁诗文广存》，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第793页。其书注称：“程鹏起，明代官吏，新都（今属四川）人。”

⑨ 曹嗣轩：《休宁名族志》卷首《人物纲目·材武》，第61页。

⑩ 康熙《休宁县志》卷五《选举·武略（武职附）》，康熙二十九年（1690）刊本，第82页。

⑪ 曹嗣轩：《休宁名族志》卷1，第91页。

是生员出身,^①却知兵习武,^②并对日本局势颇为洞悉,此两点均与其家世相关。程灵洗传为太极拳之祖师,其后裔素有习武传统,万历间休宁知县侯安国尝召程族在县衙演武,“程氏弟子十余人,各手持其器至,刀戟犀利,鞭铜皆重数十斤,先命之独舞,再对舞,继之群舞,飘花飞雪,回若旋风”。^③嘉靖以后,徽州地区与海外联系密切,“以‘徽王’王直为中心的徽浙海外贸易集团,把徽州海商的海外贸易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阶段”,^④而东南沿海“倭乱”也曾波及徽州。^⑤受此影响,不少士人关注、洞悉海洋各国的形势。程氏族中,多人曾参与抗击倭寇。嘉靖中休宁程良赐官宣州卫指挥僉事,时值倭寇祸起,受命驻防苏松,杀敌甚众。^⑥程氏与倭寇多次交手,因而对日本情况有所了解,这也为日后程鹏起上抗倭之策埋下伏笔。

程鹏起身兼多艺,“才华侠气飞扬”,^⑦“善诗赋,工草篆”,^⑧精通舆地之学,曾著《乾坤一览》。^⑨明中叶之后,部分徽州士子热衷政治,利用商人的精明算计,游走于公卿官宦之家,著名者当属程守训与汪文言。程鹏起行迹也颇似这类徽州士子。时吴国伦赠诗中有“踪浮云水尽,名处侠儒间”及“南游低越峤,北走隘燕关”,^⑩可知其早年奔走南北,思建功显身。曾通过屠隆介绍,干谒同乡仕宦汪道昆。^⑪此后他以苏州为活动中心,交结官吏,图谋一用。据何白回忆:“予自万历辛卯岁(十九年,1591),从吴门张孟孺将军(名景良,官盐运通判)宅晤相如。时相如以布衣任侠,勇气闻诸侯间,席上谈兵自喜,坐客咸相顾愕眙。”^⑫是时鞑靼犯边,触发“洮河之变”,据诗中“自言愿一当匈奴,不数吾家程不识”语,程鹏起曾拟献策以靖“北虏”。^⑬因事变迅速解决,其策未被征用。而此时突发的“壬辰之变”,终促成程鹏起走上历史前台。

(二) 创议“借兵暹罗”

《万历野获编》记“借兵暹罗”事称:“有一妄男子程鹏起者,求往海外暹罗国借兵,以攻

- ① 吴国伦:《甌甌洞续稿》卷7《吴门逢程相如文学,殊自意气,因赋长律》,《续修四库全书》第1350册,第757页。
- ② 邹迪光:《石语斋集》卷21《程将军湖隐册小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9册,第334页。
- ③ 侯安国:《〈耕余剩技〉叙》,转引自程景梁等主编:《程灵洗与徽州社会》,合肥:黄山书社,2014年,第4页。
- ④ 樊树志:《晚明大变局》,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47页。
- ⑤ 周致元:《嘉靖年间的倭寇徽州事件》,《徽学》第5卷,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0页。
- ⑥ 《休宁率东程氏宗谱》卷11《明威将军程天庞甫小传》,转引自程景梁等主编:《程灵洗与徽州社会》,第40页。
- ⑦ 汪廷讷:《坐隐先生集》卷5《与程游击谈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88册,第729页。
- ⑧ 今见程鹏起诗作有《奕薮诗》(苏之轼:《奕薮棋经注》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098册,第11页)、《坐隐歌并小叙》(汪廷讷:《坐隐先生集》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88册,第659页)、《游次榕城读欧世叔万石山笔啸赋赠四首》(欧应昌:《万石山笔啸》卷1《附诗》,日本内阁文库藏明万历刊本)、《天柱峰》(万历《铅书》卷5《文选》)、《夜过滕王阁奉怀邓太素》诗(李嗣京:《滕王阁续集》卷11《七言律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70册,第759页)等。
- ⑨ 何乔远:《〈乾坤一览〉序》,《镜山全集》中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991页。
- ⑩ 吴国伦:《甌甌洞续稿》卷7《吴门逢程相如文学,殊自意气,因赋长律》,《续修四库全书》第1350册,第757页。
- ⑪ 屠隆:《与汪伯玉司马》,《屠隆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册,第332页。屠隆与程鹏起交迹,见姚旅:《露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5页。
- ⑫ 何白:《答程相如将军》,《何白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203—204页。
- ⑬ 邹迪光《相如程将军归隐西湖自号湖隐索诗有赠》:“南灭强倭北破胡”,可与此互证。诗载《石语斋集》卷9,《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9册,第133页。

关白。”^① 认定程鹏起是借兵案的始作俑者。《谷山笔麈》也有相同记述。学人认为：“无论是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对后来传闻的追记，还是于慎行《谷山笔麈》中所记的当时传闻，两者在记述上都有不实之处。‘借兵暹罗’其事，应当另有情形。”^② 其根据《明史·萧彦传》与《暹罗传》中“暹罗入贡，其使请勤王”与“暹罗请潜师直捣日本”之记述，认定出兵助明伐日系由暹罗贡使率先提出，虽“不能排除程鹏起在其中可能起过的作用”，但“程鹏起作为该项计策建言者的说法难以成立”。^③ 不过，依据大量的新史料，首创此议者仍然指向了程鹏起。

先看《灵岩寺诗碑》，叶向高诗云：“世间不少奇男子，程君磊落有谁似？三尺龙泉携出门，正值烽烟东北起。上书阙下动至尊，誓斩长鲸清海水。”所谓“烽烟东北”，自然是指朝鲜之役，而“上书阙下”，显然是指程鹏起伏阙进献平倭“奇策”。林章、张可大赠诗亦分别有“当年一疏未应虚”、^④ “万里君门自献书”之句。^⑤ 而邹元标“太平闲老将，半偈是良谋”句可能也指此借兵议。《休宁名族志》程鹏起传中也称：“时日本叛，伏阙献策”。^⑥ 如果说叶、林、张、邹诗及族志所言“上书”、“一疏”、“献书”、“良谋”为何，都还不够明确，那么在何白《答程相如将军》诗序中便直陈无余：“嗣日本閼朝鲜，羽书孔棘，王师乃有釜山之役，相如日诣司马门陈便计，当事韪其议，言上之，遂以相如为游击将军……时日本重兵在釜山，国内虚，可一鼓下也。盖其持论如此。”诗中又云：“嗣传日本压朝鲜，辽海羽书飞络绎。王师十万事东征，妙算何人参石画。程生请纓诣阙下，一日非常赐颜色。”^⑦ 从何序中足可看出，正是壬辰海东骤变、一片风雨仓皇之际，具有海洋文化背景与相关知识的程鹏起向兵部上书，提出由海外奇兵捣巢之策。

明廷在壬辰之变后，迫于战争需要，开启民间建言献策的渠道，并允对有卓见者予以破格擢用。^⑧ 一时“建白者章满公车”。此举为程鹏起上书敞开通道。程策上之枢庭后，受到尚书石星的高度重视，亲聆其略，旋授以参将（一说游击），委其具体实施此一方案。其聘文中有“有眼识英雄”之语，可见嗟赏之深。^⑨

暹罗贡使上书请求出兵与程鹏起上策有无联系呢？检查各种史料，便会发现两者密迩相关。当日程鹏起所献战略，乃是明沿海各镇会合海上诸国共击日本，借兵之邦并不限于暹罗一国（详后）。当时明廷遣行人薛藩宣谕朝鲜，“扬言……方檄海外琉球、暹罗诸国捣倭巢”，^⑩ 正是采用程鹏起的说辞。惟此际暹罗国使的适时到来，为程鹏起“借兵”之议的实施提供了难得机缘。其具体经过，大致可作如下推测：程鹏起海外“借兵”之策，得到石星充分认可，于是借暹使入贡之机，委派官员（时人茅元仪《报程相如将军书》中言：“足下以说属国

①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7《兵部》，第368页。

② 郑洁西：《16世纪末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战争与整个亚洲世界的联动》，《海洋史研究》2012年第3辑，第131页。

③ 郑洁西：《“壬辰之役”明朝“借兵暹罗”之研究》，第15页。

④ 林章：《林初文诗文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358册，第753页。

⑤ 张可大：《阳羨歌赠程相如将军》，《驶雪斋集》，天一阁藏原刊本，第8页。

⑥ 曹嗣轩：《休宁名族志》卷1，第92页。

⑦ 何白：《答程相如将军》，《何白集》，第203—204页。

⑧ 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卷4《日本》，明万历刊本，第12页。

⑨ 汤宾尹：《睡庵稿》（诗集）卷11《程相如将军应司马聘，聘文有“有眼识英雄”语，喜而自赋，知交多属和者》，《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集部，第63册，第514页。

⑩ 茅瑞征：《万历三大征考·倭上》，《壬辰之役史料汇编》，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210页。

致身明时”，^① 则石星所委之人或即程鹏起）策动其使臣上书请求助兵远征——“借兵暹罗”议案由此被正式提上庙堂。

三、程鹏起“出使暹罗”及其结局

（一）充任出使暹罗等国正使

明朝政府在接到暹使正式表奏后，决定采纳“借兵”之议，并立即派遣“差官”，与归国之暹罗贡使同赴海外，进行外交联络。据两广总督萧彦疏中引述相关圣旨云：“据夷使所称，具见忠义，然事关重大，还行与两广总督，着移文另选一能事官员，与原差官并夷使同往彼国，宣谕朝廷德意，取有回文，方可颁敕举事。”^② 另外《东西洋考》亦记此出使，“比倭寇朝鲜，部议遣材官谕诸属国率夷兵攻夷”。^③ 现证以石刻与明人诗文，乃知出使暹罗之正使即程鹏起。

《灵岩寺诗碑》中王穉登题为《壬辰奉使暹罗，过吴门见赠》，知此诗作于程鹏起衔命出使、途经苏州之际。诗题标年代为“壬辰”，诗中又有“风霜”之辞，则万历二十年深秋或初冬，程鹏起一行已踏上使途。穉登诗仅言程鹏起为“奉使”，而同时何白《答程相如将军》诗序则明记其任“正使”：“当事韪其议，言之上，遂以相如为游击将军，充正使，往谕暹罗诸国，以兵捣日本。”^④ 时明廷派遣使臣，例加高于本职服色，游击为三品职，而加二品服色，故《休宁名族志》“程鹏起传”称：“恩赐二品服色”。^⑤ 大概因候冬季季风，程鹏起与暹使出京后，中途分道，先回徽州老家，“上冢，召故宾客，椎牛为高会，数十日”，^⑥ 除祭冢告亲，夸耀昼锦之荣，且出重金招募班底，以充心臂。盘桓数十日后，方达广州，与暹使会合（还有广督所遣同行之“能事官员”），时间应已入壬辰岁末。

考辨至此，史籍所载明朝政府所遣与暹罗贡使同行的“原差官”乃程鹏起无疑。但尚有一处关键问题需待澄清，即程鹏起出使的邦国，并非仅限于暹罗。依照其原献方略，是合海外之兵共击日本。因此本次衔使出行，是遍访南海诸国。此前，已有学人注意到辽东巡抚郝杰《为朝鲜事急请兵兼乞内附乞赐酌议以柔远臣事》疏中所引圣旨：“宣谕海上诸国，合兵捣虚，剿此凶逆，以图廓清。”^⑦ 学人认为：“郝杰的奏折则提到了另一个被忽略掉的侧面——圣旨里‘宣谕海上诸国’的内容。皇帝在该圣旨中虽没有明确指明是哪些‘海上诸国’，但暹罗、琉球这些恭顺属国无疑应该被包括在内。”^⑧ 按程鹏起宣谕“诸国”之使命，可在新史料上得到确证。《灵岩寺诗碑》中王穉登诗云：“六诏三韩与夜郎，纷纷属国尽梯航。”诗中“六诏”、“三韩”、“夜郎”皆古国名，此处乃代指南海诸番国。而后二句“一逢汉使皆稽首，共把长纆系越王”，更明确讲出此番使命乃会合诸国、制伏“越王”（代指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叶向高诗云“东走玄菟南□（日）南，诸番俯首受鞭弭”，又揭出其一国为“日南”（系用古称，实指当时之占城国）。那么此次“梯航”出使之“纷纷属国”共有几个呢？时人唐时升诗给出明确答案：“八国”。其诗

① 茅元仪：《石民四十集》卷88《书》，《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9册，第721页。

② 萧彦：《制府疏草》卷下《夷心难测借兵宜慎疏》，《丛书集成初编》第910册，第30—31页。

③ 张燮：《东西洋考》卷2《西洋列国考》，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4页。

④ 何白：《答程相如将军》，《何白集》，第203页。

⑤ 曹嗣轩：《休宁名族志》卷1，第92页。

⑥ 何白：《答程相如将军》，《何白集》，第203—204页。

⑦ 侯继高：《全浙兵制》卷2《附录·近报倭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31册，第190页。

⑧ 郑洁西：《“壬辰之役”明朝“借兵暹罗”之研究》，第11页。

题曰《程相如奉诏谕暹罗等八国，还居钱塘》。^①此说还见于《休宁名族志》“程鹏起传”：“时日本叛，伏阙献策，恩赐二品服色，奉敕充正使宣谕暹罗等八国，授游击将军。”^②究竟是哪“八国”，除去明确见于史料的暹罗、占城外，推测还应包括安南、满喇咖、吕宋、琉球等恭顺藩国（诸国在萧彦等借兵暹罗文书中被一再提到）。只不过程鹏起出使是与暹使同行，外交活动重心亦在暹罗，故当时亦概称为“奉使暹罗”。

《万历野获编》所记程鹏起的出使路线颇为奇特：“先入朝鲜，约会师之期，索其赂数万，至闽广造般募兵，费饷数十万，俱匿入囊中，盘桓海上不发，始为言者论罢辍行。”^③《国榷》亦称：“布衣程鹏举（起）请发暹罗兵，自海道捣其穴，时称奇策，遣往朝鲜。”^④学人对此非常疑惑：“程鹏起一行的‘借兵暹罗’之策似乎有些离奇，他们的行动方向居然是‘先入朝鲜，约会师之期’。北行回来之后的程鹏起似乎又马不停蹄地赶赴闽广募兵造船……‘盘桓海上不发’，成了国难当头时趁火打劫的国家蛀虫。”^⑤依据碑文，《万历野获编》的说法存在虚妄。程鹏起秋季奉出使之命后，先过里门招募随从，继赴广东与暹使会合，年底即浮槎南海。根本不存在“先入朝鲜”的时间。程鹏起后来确曾移舟朝鲜，但已是出使中止后之事。至于谓其“索其赂数万”，“造船募兵费饷数十万”，只出于《万历野获编》的一家之言，真相如何，尚难证实。

（二）“借兵暹罗”中止

壬辰之役中“借兵暹罗”案喧嚣一时，却无果而终，使学人多生疑惑：“对于‘借兵暹罗’事件的不了了之，因为明朝方面缺乏相应的记载，使得我们在涉足这个问题的探讨颇感棘手。”^⑥碑文内容，初步解开了个中秘辛。

首先可以证实的是，程鹏起使团并未如《万历野获编》所说“盘桓海上不发”，而是直指南海。首站到达占城（越南中南部）。即所谓“姓名已怖日南王（此指占城王），楼船直抵占城国”。^⑦据萧彦疏：“查得暹罗居极西……而界其中者，有安南、占城、满喇咖、吕宋、琉球等国在焉。”^⑧又《明史·暹罗传》称：“暹罗，在占城西南，顺风十昼夜可至。”^⑨从上記可知，程鹏起一行走的是正常海路，根本未曾迂道朝鲜。

但当使团行至占城时，突然接到明廷中止出使的诏令。中止的原因，《灵岩寺诗碑》诸诗中皆认定为“谤书”构陷，如杨道宾诗云：“谤书一篋更谁分，国土衔冤不忍闻。”叶向高诗云：“大功垂就谤书腾，一片雄心犹未已。”何白诗序更对其具体过程详予叙述：“甫渡海，辄为言者沮，仅至占城而还。”^⑩所言之盈篋“谤书”，恐不仅仅指萧彦正面上疏力陈借兵之非计，更可能是指朝野对程鹏起“无赖”、“狂妄”的人身攻击，从数十年后《万历野获编》对程氏充满成见的偏激言辞，不难看出当时抨击之烈。密集反对之声，终使明廷对程鹏起之谋信心动摇，最

① 唐时升：《程相如奉诏谕暹罗等八国，还居钱塘》，《三易集》卷4，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7年，第177页。

② 曹嗣轩：《休宁名族志》卷1，第92页。

③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7《兵部》，第368页。

④ 谈迁：《国榷》卷76，万历二十年八月甲午，第4680页。

⑤ 郑洁西：《“壬辰之役”明朝“借兵暹罗”之研究》，第7—8页。

⑥ 郑洁西：《“壬辰之役”明朝“借兵暹罗”之研究》，第50页。

⑦ 何白：《答程相如将军》，《何白集》，第203—204页。

⑧ 萧彦：《制府疏草》卷下《夷心难测借兵宜慎疏》，《丛书集成初编》第910册，第31页。

⑨ 《明史》卷324《暹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5623页。

⑩ 何白：《答程相如将军》，《何白集》，第204页。

终下诏撤回使团，废止“借兵暹罗”。而并非如《明史·萧彦传》所言“暹罗兵卒不出”。^①行至半途的程鹏起“囊中装皆尽，所募剑客健儿亦散去”，^②虽然其“一片雄心犹未已”，但随着战局变化与明廷国策的改易（由决战改为封贡），终无力回天。由程鹏起发起并实施的“借兵暹罗”议至此大幕收场。

（三）罢使后活动及结局

遣使暹罗中止后，程鹏起因“夤缘进用”被追究。万历二十一年五月，“兵部覆兵科都给事中许弘纲等题：顷缘倭事紧急，稍从便宜区处，今事稍定，亟宜明著诏令，宣示中外，自后用人，悉照旧制，循资格，罢闲将吏不许钻刺复官，无藉棍徒不许夤缘进用。果有才能，凭抚按采录，不得上书投揭，通政司严为遏绝。其虚衔如程鹏起辈，速为削夺。……报可。”^③《万历野获编》所言：“后石得罪，田东洲（乐）秉中枢，捕程笞数十，论戍逃归。”^④石星倒台后，程鹏起作为石星破格擢用人物，政敌对其秋后算账乃势所必然。

在东征之役后期，程鹏起曾至朝鲜军前“听用”。朝鲜申钦《天朝诏使将臣先后去来姓名（记自壬辰至庚子）》“曹副总票下官”有“程鹏起、白矿等，或以听用，或以管粮来去。”^⑤本节所记将佐来朝时间大都在万历二十七年前后。《铅书》录程鹏起诗时下注：“奉使东征游击。”^⑥知其时以游击衔至朝鲜阵前。若参以《灵岩寺诗碑》中黄克缵“己亥东征时书扇头寄赠”语，^⑦则程鹏起入朝时间亦甚确切。从同碑中刘敕赠诗：“一羽今消天外瘴，数言曾罢海东封。”知程鹏起曾上言反对沈惟敬的封贡之策（封贡之议在万历二十一年）。且时人以为东征之胜，程鹏起亦有功，所谓“楼船奏凯过鸭绿，伏波薏苡遭冤诬”。^⑧程鹏起在朝鲜时曾与两班士大夫李山海等有文学唱酬，研帖习书及编刊闺秀吟咏。^⑨明徐燏《徐氏笔精》卷五《诗评五·外夷》“朝鲜许氏”条云：“近程将军相如又辑《四女诗》行于世。”^⑩这是“中国人编印的第一部韩国女诗人选集”。^⑪

东征返国后，程鹏起被远谪疆圉，“从军粤西，以冀一障之效”。^⑫其在此曾参与镇压“蛮乱”，以功复职。^⑬此后，程鹏起仍活动于两广，^⑭曾迁任永生州（今江苏泰州境）游击，漫游

① 《明史》卷227《萧彦传》，第3980页。

② 何白：《答程相如将军》，《何白集》，第204页。

③ 《明神宗实录》卷260，万历二十一年五月甲戌，《明实录》第57册，第4827页。此疏文亦见许弘纲《群玉山房疏草》卷上。

④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7《兵部》，第368页。

⑤ 申钦：《象村稿》卷39《天朝诏使将臣先后去来姓名》，《韩国文集丛刊》第72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9年，第291页。

⑥ 笪继良：《铅书》卷5《文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167册，第531页。

⑦ 黄克缵有《答程相如游击》，批评东行之军“良民被噬者以数十家”，或即作于此际。文见《数马集》卷33，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第1557—1558页。

⑧ 张可大：《阳羨歌赠程相如将军》，《驶雪斋集》，第8页。

⑨ 钱希言：《松枢十九山·讨桂编》卷10《武林解后程相如出示朝鲜临帖走避题赠李大将军》，日本内阁文库藏明万历刊本。

⑩ 徐燏：《笔精》卷5《诗评》，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71页。

⑪ 祁庆富等：《朝鲜许兰轩诗在中国的流传》，《汉学研究》第4集，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85页。

⑫ 何白：《答程相如将军》，《何白集》，第203页。

⑬ 张可大：《阳羨歌赠程相如将军》，《驶雪斋集》，第8页。

⑭ 沈鸾：《送程相如将军之岭外》，顾季慈辑：《江上诗钞》卷2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38页；于若瀛：《弗告堂集》卷20《鸣皋录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46册，第130页。

江西铅山境内之武夷。^①又客福建漳州，与《东西洋考》作者张燮遇于澄海。^②万历三十五年春夏之间程鹏起客游山东，登泰山，与公卿名士交际甚密。^③《万历野获编》所言“至今往来南北，携数十女优及恶少数辈，遇豪家即令演剧，以博缠头”，^④或即在这一时期。其演出情况在何栋如《将之榆园看程相如女乐》诗中有细致描摹。^⑤

程鹏起晚年还有两次献策之举，一是努尔哈赤在辽东起事后，程鹏起曾上书提出平乱战策。龚居中《〈秘书兵衡〉跋》中称：“戊午（1618）以来，疆场之上，中国之内……诸异人奇士，亦干时而效策，与养客而论兵者，则有岳公石蕃、何公天玉、茅君止生、吴君长卿、程君相如、陈君元石、黄君衡玉等诸人。”^⑥另一次是天启二年（1622）徐鸿儒以白莲教揭竿于山东，程鹏起又谋“说降妖贼，仍使归版籍”。^⑦都未获采用，“徒拟空名无实，久之且裹疮归卧”。^⑧《徽州府志》记程鹏起官为“桂林卫把总”。可知其官终于此职（远低于壬辰之际所授“参将”或“游击”）。程鹏起去官后先居杭州，^⑨因此自号“湖隐”或“西湖渔长”。^⑩后徙家于扬州。^⑪天启六年在扬州去世，遗柩藁葬于客寓。^⑫

程鹏起与佛门颇有因缘，曹洞宗高僧觉浪道盛即其方外交。^⑬万历三十五年夏应长清知县王之土之邀，避暑灵岩，与寺僧论禅，今寺北可公床附近有谈禅摩崖。同时又将诸家赠诗，附以己作，汇刻一碑，立石寺中。可能让程鹏起未曾想到的是，其留记一时履痕的《灵岩寺诗碑》，却为后世澄清“借兵暹罗”案提供了难得史料。

结 语

16世纪后期，东亚各国关系已日臻密切、相至牵动，因此伴随着壬辰之变的猝然爆发，不

- ① 徐燏：《徐氏家藏书目》卷7收有程鹏起《武夷游草》一卷（第387页）。另此书还著录程鹏起《两都赋》一卷。
- ② 张燮：《程相如客漳相遇澄海赋赠》，《张燮集》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385页。《张燮集》中还有与程鹏起赠答诗多篇。
- ③ 与程鹏起诗文唱酬者，除本文已征引外，见于明人别集中者尚有以下诸家：夏树芳、李继佑、张瑞图、吴亮、陆弼、邹迪光、朱多煊、谢雒、徐应亨、欧应昌、朱翊铎、李本纬、蔡复一、卓发之、郑之玄，可见程鹏起交游一斑。
- ④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7《兵部》，第368页。
- ⑤ 何栋如：《何太朴集》卷9《将之榆园看程相如女乐》，《丛书集成续编》第119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77页。
- ⑥ 谢国桢：《清开国史料考》，北京：北京出版社，2014年，第159页。
- ⑦ 茅元仪：《石民四十集》卷88《报程相如将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9册，第721页。
- ⑧ 邹迪光：《石语斋集》卷21《程将军湖隐册小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9册，第334页。
- ⑨ 汪廷讷：《坐隐先生集》卷首《坐隐歌并小叙》，《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88册，第659页。
- ⑩ 邹迪光：《石语斋集》卷9《相如程将军归隐西湖自号湖隐索诗有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9册，第133—134页；阮自华：《雾灵山人诗集》卷8《题程相如将军西湖隐居六绝》，日本内阁文库藏明万历刊本。
- ⑪ 林章：《杨（扬）州逢程相如将军，闻其欲徙家也，赠之》，《林初文诗文全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358册，第753页。
- ⑫ 程嘉燧：《松圆浪淘集》卷18《吊程相如宗兄》，《续修四库全书》第1385册，第728页；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3《程将军挽词》，《牧斋初学集诗集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54页。
- ⑬ 觉浪道盛撰，大成等编：《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卷16《附载》，《禅宗全书》第59册《语录部二四》，台北：文殊文化有限公司，1989年，第536页。

仅明朝、朝鲜与日本三国卷入事中，且引发整个东亚世界的密切联动，其中暹罗尤值得关注。在壬辰之变前，暹罗在“一世之雄”^①的纳黎萱（1590—1605年在位）统治下，屡次出兵进攻缅甸，夺取丹那沙林地区，“不仅赢得并保持了独立，而且重新获得或巩固了对周围各国的宗主国地位”，^②“其版图涵盖清迈、南掌、素可泰、柬埔寨直至新加坡的整个马来半岛”。^③已成为崛起于东南亚世界的新兴强国。《东西洋考》中对此称“暹罗新雄海外，遂移军攻真腊，真腊降，从此年年用兵，遂霸诸国矣”。^④而“在16世纪和17世纪初期（暹罗）王国还有一个强大的海军”，^⑤且拥有一条直通日本本土的海道，自1592年始，大批的日本商人、逃亡武士浪人、天主教徒，都从这条航线浮海来到暹罗。“阿瑜陀耶城已成为中、日、泰三国海上贸易的中转枢纽，东洋和西洋两条航路自此连成一线”。^⑥这一东南亚盛衰变局，触发明朝朝野对日战略新的思考。

正是基于上述考量，程鹏起提出“借兵暹罗”议，意图策动东南亚之明朝属国攻击日本本土，这在当时形势下并非“不可思议”之事。^⑦而在壬辰战役初起之时，明朝对日策略预作多手准备，包括出兵朝鲜迎战、议和缓兵、策反日本国内大名、联合周边力量共同征讨等。只不过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以及明朝内部的矛盾，这一计划被中途搁置，而为此在基层和前沿活动的程鹏起，则被当作弃子与替罪羊，不仅受到罢黜、笞责，还被视为“妄人”、“无赖”，其“借兵暹罗”提议也遭受激烈抨击，被斥为“暹罗小国，僻在海南，日本视之，何啻培塿而欲使捣其国都，是以螻蛄入鼎也”，“觅穷海卉服（此指暹罗）于烟波万里之外，以平岛中之寇于臂指之间，此必中国空无人，而后可也”，甚至称其说“闻之者无不骇笑”。^⑧新发现的《灵岩寺诗碑》与相关史料则展示了一个“奇男子”（邹元标与叶向高诗）与“国土”（杨道宾诗）的程鹏起形象。诗碑中的叶向高、邹元标都是台阁元老重臣，杨道宾、黄克缵、徐梦麟也是疆臣大吏，王穉登、邢侗则是文坛巨匠，他们都对程鹏起战略予以称赏，对其出使功败垂成抱以同情。一方古寺诗碑，为重新解读“借兵暹罗”史事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角度，使后人对四百年前那幕风谲云诡的枢廷密议有了更加宏阔与清晰的认识。

附记：承蒙两位外审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附志谢忱！

〔作者周郢，泰山学院泰山研究院研究员。泰安 271000〕

（责任编辑：周 群 吴四伍）

① 吴迪：《暹罗史》，陈礼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159页。

② 杨国影：《十六世纪泰缅历史上的两位大帝及其影响：评勃印囊和纳黎萱的历史功业》，李谋等主编：《缅甸历史论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73页。

③ 田禾、周方治：《列国志·泰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92页。

④ 张燮：《东西洋考》，第34页。

⑤ 戴维·K. 怀亚特：《泰国史》，郭继光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第91页。

⑥ 段立生：《泰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第72—73页。

⑦ 吴大昕：《明日朝鲜战争与江南的倭寇记忆》，《史耘》2005年第11期。

⑧ 于慎行：《谷山笔麈》卷11《筹边》，第123页；《读史漫录》卷11《宋艺祖至英宗》，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414页。